

翁同龢
日記

翁万戈 编
翁以钧 校订

第三卷

翁同龢日記



第三卷

翁萬戈編
翁以鈞校訂

目 录

同治十二年癸酉(1873 年)	991
同治十三年甲戌(1874 年)	1053
光绪元年乙亥(1875 年)	1131
光绪二年丙子(1876 年)	1215
光绪三年丁丑(1877 年)	1297
光绪四年戊寅(1878 年)	1373

同治

▲十二年(1873)

癸酉正月初一日晴寒至五時日微寒未嘗不見作事

未拜

像書見之

初二日晴極寒未嘗不見作事

未嘗不見作事

初三日晴寒至五時自始未嘗不見作事

先世真容

自公若廣公兩代像

及伯父公堂與大德像

並五叔孫字瞻者宗之祖父之兄張志拂一翁祠賜金

賜及其母夫人朱室卿適于氏族姊一而於其女時賜并大德像

而後葬生葬其父少淵

初四日晴極暖飯後宿儒卿中夜未日影少至其時生自

同治十二年癸酉(1873 年)

正月初一日(1 月 29 日) 晴,寒。书数语自傲。客来皆不见,惟本家来拜像者见之。

初二日(1 月 30 日) 晴,极寒,北风。来者不能悉记。

初三日(1 月 31 日) 晴,寒。至天官坊老宅拜先世真容有小江公、芳庵公两代像。及伯父母、云樵兄嫂像,并至亲族家,晤者宗兄、龙兄、文兄、张表姊、俞调甥,俞金甥及其母夫人、朱宪卿、适言氏族姊、雨松公孙女。吟舫叔、九崖叔。吊钱芹生葬其父少湘。

初四日(2 月 1 日) 晴,稍暖。饭后访儒卿,坐良久,同散步至石梅,坐白衣佛阁,而叶简斋挟一客至,同坐,可厌。往来攘攘,气象颇新。

初六日(2 月 3 日) (是日起写经。)晴。泛舟至赵次侯处,饭后归。是日北门草屋火。

初七日(2 月 4 日) 立春,东风,微暖。午后从兄诣墓次叩谒。翁已兰庆龙,原名琳,徐姚翁玉泉之子,由户部主事改江苏同知。从上海来。

初八日(2 月 5 日) 雾,地润。夜延已兰饭。是日南门街茶叶店火。祥侄往无锡。

初九日(2 月 6 日) 阴,暖,夜雨。五兄请亲友便饭,魏葆卿、

钱绶卿、玉芳兄弟、杨倬云、云门兄弟并其侄伟堂、新拔贡。士吉侄在座。仆人王开、洪庆自苏州来。

初十日(2月7日) 雨止，阴。吴儒卿、叶简斋来。荣侄往苏州。

十一日(2月8日) 阴。赵次侯来。拜吴雅庭先生，订定二十日开馆。访赵宝斋林不值。

十二日(2月9日) 微雪竟日，晚霞甚密，夜雨。

十三日(2月10日) 雨不止，东北风，颇寒。写经粗毕，凄其万状。得筹儿十二月八日、十七日两函，无事。乔松年、丁宝楨、文彬合词请挽收黄河故道。江苏报起解米七十二万七千七百，船耗米五万五千六百。浙江四十五万三千七百。

十四日(2月11日) 晨犹微雨，转西北风，有晴意。

十五日(2月12日) 晴朗无云。晨起祠堂行礼，午设奠于寝，先祖母张太夫人诞日也。晚访儒卿。祥、荣两侄皆归。

十六日(2月13日) 晴。饭后挈安、寿两孙同厚斋兄散步城市，遇云亭兄于途，遂同行，并遇儒卿。买得玉鱼一枚，形制甚古。发第一号京信。

十七日(2月14日) 晴。金门甥来，钱绶卿、晓岚并士吉侄同来，谈极久。任福自上海来谒。

十八日(2月15日) 晴。答仲复书。

十九日(2月16日) 晴暖。侯子庚榕，纪之之子。自无锡来，住屈氏，往晤之，并访张仁卿、念修叔侄。饭后仁卿、曾君表来。任福去。夜大风。

二十日(2月17日) 晴，顿寒如隆冬。晨至季君梅处，拜其生母夫人像，是日俗例阴寿也。以舟迎吴雅庭，午始至，即日开馆。夜邀调卿、金门两甥作陪，金门未来。雅庭在常熟教书三十年矣，与谈

荔峰、莲士，感叹不已。

廿一日(2月18日) 晴，奇寒。午后儒卿来，拉同步至城东陆氏义庄。

廿二日(2月19日) 晴，仍寒。士章侄来，属致书汴生，询问同邑洪姓者。今在河州。五兄至古里村瞿氏拜寿，暮归。

廿三日(2月20日) 晴，南风，顿暖。写应酬字。晨诣南门大街俞氏，蔗泉阴寿也。阴寿二字不通。

廿四日(2月21日) 晴，天暖，竟可棉衣。敬书石梅先祠扁额。挽汪邑侯尊人联。观澜，其室刘，先后逝，皆八十四。

九秩康彊，化鹤竟同仙侣去；万民涕泪，脱骑来助使君悲。

夜子初人声喧然，若兵若火，不辨何处，登南城望之，湖田一带有光熊熊，万响杂沓，合城皆惊，四鼓稍定，土人谚语曰阴兵乱也，奇矣。此事道光廿六年正月小东门外有之，余时到迎春弄，约略见之如是。

廿五日(2月22日) 旭日如火，雾气濛濛，奇暖，棉衣犹挥汗。敬诣墓次，以游浙告。退询山人，无夜惊也。归诣湖田，湖田人则云，有火从东来，忽起忽散，大如栲栳，有声嘈嘈，众噪而逐，倏忽无定，或云见足不见头目，若相斗然。夜五兄招客小集。季君梅、吴冠英、李升兰、庞昆圃、曾伯伟、赵价人、次侯、钱晓岚、曾君表、吴儒卿、杨腴梅、杨书城、鹤峰。是夜大东门外如昨夕，因有讹言。

正月二十六日(2月23日) 是日为皇上恭亲庶政之期，薄海欣庆。吾邑节孝祠落成设祭，龢等恭奉五世祖妣王太君、本生高祖妣钱太夫人神牌入祠。堂宇严飭，笾豆有虔。退整行装，明日将发。竟日云气暖燄。

二十七日(2月24日) 质明起，辞祠堂及几筵，遂行，兄殷殷付嘱，盖吾亲亡而哺乳吾者兄矣。春阴覆野，挂帆行，薄暮泊金阊门外，雨甚至，雷填填然。致书应方伯，欲留士吉书局差与吴儒卿。士

吉奉委署娄县教谕。大雨彻夜。

二十八日(2月25日) 雨势甚浓。冒雨吊汪耕娱邑尊、倪载轩宝璜观察，访同宗荣义号亦泉者，呼余为叔，平望人，洞庭分出，布店。其人赤手成立，今已五百亩建义庄矣。晤士吉侄于书局，归舟未初矣。亦泉、士吉来，饮茶市楼，移舟山塘，入龙寿山房，南岸半塘寺之北数武。观至正丙午寿圣寺僧善继刺指血书《华严经》八十一卷，记姓名于册尾。夜雨止。洪庆来，晚去。

善公有四六长跋，称至正丙午季秋月八日，半塘寿圣寺沙弥某记。后有宋景濂长跋，谓其生时母梦永明寿降生云云，词意不甚了了。题跋甚多，至正丙午龙山久栖比丘净、至正丙午九月虎丘住持寿宁、万历壬寅沈咸，咸谓示梦曰永明寿，盖三世也。观款则天启乙丑海虞孙朝肃同弟朝谐、友人管玉符、沈育英，康熙己酉虞山支宪，皆旧。余题观款于七十六卷孙朝肃款之后，另记云，昔董香光跋张安道血书《楞伽经》在苏州竹堂寺，宋景濂感悟夙世因缘云云，岂即此耶，然善继俗姓娄，又所书乃《华严》，非《楞伽》也。

二十九日(2月26日) 晴无纤云。以行李付小庄船，潘姓，号蕙方，包头中两舱，到杭州共六元，饭菜皆船。携一仆易小舟每日九百。而行，过胥门，南入石暉桥，逆流极浅，九里横塘，九里东瓜塘，六里敌楼头，三里木渎镇，泊端园。下一游，三十三年前随母一到此。饭罢乘兜子北行八九里，每人二百五十文。至天平山下，拜范文正公祠，入白云寺，范氏家庙。拾级登中白云，有泉曰“钵盂”，粗有楼阁，东为范氏旧庐，又东一冢在龙身峡上，文正五世祖唐柱国丽水府君墓也，前有方池，石桥六七折。复乘兜子循山而南，如在画中，此山之石皆立，故曰“万笏林”，正西有峰，上整下空，如踈櫺然。土人曰鸡笼峰。沿路古松修竹，野梅柔桑。西为无隐庵，土人呼为芙蓉。庵极曲折，花木踈秀，老梅一株，临泉吐芬。山茶一，高出檐，花极烂漫。僧曰淡尘，其兄曰

寂山。以纸乞书，题“怀鹿堂”三字，其师鹿苑能书，工刻石，今已化矣，故云。归舟日将落，急行，五里石马头，四里大塘湾，三里善人桥，即穹窿山矣，遂泊。小舟拳曲，不得卧，兀坐竟夜。

二月朔(2月27日) 未明起，呼肩舆，每人六百，凡五人。循穹窿麓而西，道砌砖，极平。盖御路也。六里许度一岭，东曰米堆山，西曰邓尉，岭在其中。其南三里即元墓矣。登钟楼，全湖在望。入圣恩寺，即元墓也。坐還元阁。榜，徐高士题。僧曰悟本。方丈悦岩，未见。匆匆出门，西南行，梅花的砾夹道。三里许司徒庙，古柏四株，二株偃卧，再起再卧，特奇古。俗呼为清、奇、古、怪，以四株分当之。卧者云是万历时雷火所仆。僧曰成果，貌陋而不俗，深于净土门，未能畅谈，一笑而起。左近有倪家庵村，数十家，潘顺之别业。西行，度平冈，夹路皆老梅树，千姿万状，荫以长松。七里许菖蒲潭，潭在两山间，南曰潭山，北曰西脊，稍东曰铜井山，一白万树，如雪如月，如明珠之浮于波上，伟哉，天下之观矣。俯行穿丛树中，流连不能去。由是而西曰上天井数家，可望太湖。此处风景最好，有金姓破屋地欲卖。日将午，舆人不欲前，遂循旧路归。凡所谓铜坑、石楼、石壁者，相像而已。正午三刻入舟，急解维，逆风，初更始抵阊门，入庄船饭。寄家信，航船已开矣。是游也，非新晴如洗则庄船已开，非由穹窿登岸则往还当三日，盖余与庄船约，晴则待两日，故刻期而返，虽未穷探，已酬夙愿，非偶然也。

初二日(2月28日) 晴。黎明后由盘门南循太湖边，官塘由葑门南行过宝带桥，此便道近五六里。过五龙桥，三十六里吴江县，张帆甚速，由官塘行，有塔在塘之西。西望石堤，有桥连属不断，或五孔，或三孔，皆新建。岂即垂虹遗迹耶。廿里八拆，村在官塘，塘东有厘卡。廿里平望市，河甚浅，厘卡。官塘稍东，趋风横行不速，三十五里王江泾，无人家。三十里嘉兴府北门泊，才戌初耳。是日乘风行一百四十里，盘门、侯栅、平望，买菜尚留数刻也。黑暗无所睹，市肆远不如苏州。

自苏而南，景物萧条，并无村落。

初三日(3月1日) 阴。黎明行，风小力微，张帆，未初石门湾，七十五里，镇店河西岸。廿里石门县，闻塘栖水浅，乃由城外东行，循而南，风转，牵缆行。廿里长安镇，时已初更，此处有坝海宁州管。曰同兴，两岸以纆系舟，盘旋而上，泥湿舟滑，不甚费力也。遇同舟人方姓、周姓，皆休宁人，老于常熟者也。方系陈义和帽铺。石门湾多桑秧，多羊，而沿岸多樟树，凌冬不凋。是日行一百二十里。(嘉兴至石门县一百里。)

初四日(3月2日) 阴。黎明行，水极浅，牵船迟，二十里许村，十五里临平镇，皆西岸。镇西倚山曰鳬山，即临平山也。阊阖极盛，群山络绎，十里许山尽，望见杭州诸山矣。黄昏入艮山门，泊万安桥，竟夕喧聒。是日行八十里。

初五日(3月3日) 检行李，雇脚夫，四挑，共一千二百。轿一，二人，八百六十。出望江门至江口，四五里。渡船摇橹，一波不兴，五刻登东岸，用木排为长桥。沙洲七八里，此洲长才二十年。西兴落行户雇乌篷船，船画虎头杂彩。十里萧山县，西门衡河登岸，见外姑，谒外舅遗像，呜咽流涕。与伯述谈。夜大雨。吴越二字皆象形也，水国以舟楫为大，用吴船双尾，吴字横看实似之，越舟之楫倒竖极类戊字。

初六日(3月4日) 雨阻不能谒文端墓，饭后拜客，晤汤沂门、学曾，子澄胞兄，六十二岁。溥泉学渊、周翼亭、孚先。江苏知县。肤腴冕昆季。夜伯述招饭，诸君皆在座，沂门博雅好古之士也，其子阳生，湖南典史。溥泉二子，以观，介庵；以孚，虚舟。小者训导。

初七日(3月5日) 晴霁。与伯述乘舟出西门迤南至小港，拔坝入湘湖，十余里登狮子山麓，哭敏斋外舅厝室，还食于野人家。复乘舟拔坝入白芒湖，傅家岙。拜先外姑叶氏墓。由湖北行，出岳庙，遂至官塘，过沂门酒舍，开恭美酒店。楼观尽毁，花木踈秀，观所藏崇

化寺砖，遂留饭，同坐养源学煦、伯述及阳生也。名福复。

初八日(3月6日) 晴。清晨偕伯述乘舟出南关，三十里至璜琥山谒文端公墓，凄惻不能胜，饭于东山村丙舍，乘椅子上越王峥，俗呼为橙。修竹古松，路甚斗绝，题榜为黄石斋先生笔，隶书秀逸，留名于壁，得野兰数本。由越王峥东行，盘旋山谷，至大箭庵，庵已荒矣。归舟日落，遂解维而东，彻夜行。

初九日(3月7日) 晨起推篷，正在鉴湖中，所谓山阴道也。群山来迎，风景秀绝。晓行三十里抵雷公步，策蹇六七里，平畴曲水，修竹满山，由绍兴至诸暨大路。至兰亭，徜徉久之，惜题识皆俗，又为俗人修葺，亭榭皆如官署矣。归舟循绍兴南门、东门，又五里清口闸，登岸坐兜子直上香炉峰，路皆鸟道，甫至半路亭雨至，扶携而下，入南镇庙，谒禹王庙，摩挲空石，隐隐有隶书，倩守陵人似姓拓得一纸。雨湿襟袂尽透，薄暮还舟，乘夜开行，终夜叫嚣。自萧山至兰亭百十里。

初十日(3月8日) 雨止还阴。辰正抵萧山，急检行李，入辞于外姑，遍辞诸汤，并答县令汪君，号小恒，恒甫先生子。晤汤楚惟、宝善，作幕，曾见于京师。汤养源。有二子，大者名鼎臣，小者名履阶。见以小者，号敦庭，十五岁。入舟，汤沂门、养源、虚舟、楚惟并伯述、周翼亭来送，周欲留余饭，固辞之，颇怏怏，送物多未受，受茶叶二大簍、火腿二只。养源、溥泉各送酒席，伯述送酒二坛、火腿二只。酱菜二瓶、橘一簍、笋一簍、茶叶二小簍。诸食物，急开舟。十里西兴，食罢雇脚夫乘轿，行沙洲七八里。登舟，日光微露，东风淡荡。四刻登岸，至望仙桥客寓，每客每日一百四十。喧聒不可耐，乃步登城隍山，东望钱江，西看湖光，啸歌而返，书肆皆新书，无可观者。汤仆、张升送余至此。彻夜不得寐，急思去此。

十一日(3月9日) 沉阴。入市买物，蹙躐泥淖中，私自嗟叹而已。午步出涌金门，泛小舟由三潭印月西行，拜岳墓，循苏堤而

东，登孤山，残梅璨然，坐啸良久，下至平湖秋月，歌吹正浓，褰裳急避，循断桥眺湖西诸山，忽浓忽淡，天下绝色也。登岸由旧路还。致书卢方伯荐伯述书局。子正雨，俄而檐溜下矣。比邻携蒲甚器，仍未能眠。

十二日(3月10日) 大雨。坐粪壤中，郁怒特甚，令李仆觅舟不得，傍晚张升再觅，始以巨价获一舟，至上海九洋五角。即刻雇挑脚肩舆，独此数刻细雨濛濛。至万安桥下登舟，遣张升回萧山。是夕始得安寝，识此知杭州客店万不可住也。陶栋升者，号柱臣，行九。莲生方伯之子，其兄某与五兄为亚婿，此君为文勤取进门生，曾在蒋益澧幕，保浙江知县，今日来见，问之，以官照押钱尚未禀到也。答陶君，同一寓也。夜雨达旦。

十三日(3月11日) 西北风，凉，放晴矣。牵缆徐行，回望灵隐、云栖，杳在天末，天意阻我，岂人能争，留俟异日而已。上河水浅，雨后稍可。六十里临平镇，四十里长安镇，拔坝而下，已初更矣，泊。前闻临平人云，长安至杭州七十里，临平居其半，此云百里，乃舟子言，其实八十里。

十四日(3月12日) 黎明开行，霜白于雪，晴，西南风。廿里石门县，乘快风，廿里石门湾，过此风横稍迟矣，两岸皆无村。将至嘉兴，牵缆行，逆风，日落至西门，唤小舟循城而南而东，访烟雨楼，楼已毁，新葺池台颇不俗，皓魄正满，万波鳞鳞，渔火天星，掩映明灭，此地在湖中央，一阜独高，风景秀绝，至足乐也。嘉兴守善化许瑶光题榜甚多。屋廿餘间，丛篠奇石尚在，有御碑亭两处。归已初更，移舟泊北门外。是日行一百廿里。

十五日(3月13日) (赴青浦路从嘉善北行，则不走南黄浦，今由松江则必走南黄浦。)阴欲雨，东南风。由嘉兴直北为苏州路，由东北则走上海路，余欲赴上海，乃东行。廿里三店，又廿里嘉善

县，绕西南东三门，东门有塔有街市，长三四里，南则墟莽而已。纱、棉花、米皆甚多。十八里枫泾，时申初，潮来，乃维舟待。酉正一刻潮落，乘潮行，橹活舟轻，然雨黑，前后更无一舟。廿七里泊五库，亥正二刻矣。雨止见月。由嘉兴来水阔，至五库益阔，即黄浦江也。五库村落南岸，人家不多，小浜而已。（是日行八十五里。）

十六日（3月14日） 晴。卧闻泔泔声，知潮至。卯正潮退，解维入黄浦。雾重日微，逆风顺流，廿七里入豆腐浜北岸。浜狭纤行，浜外兵船十馀只，轮船三只，问土人云是凤凰山洋枪队，撤至扬州、南京等处。未知所适。十里松江西门，水浅待潮，泊。徒行访士吉侄于学舍，署娄县教谕，此月十二到任。古梅两株，著花正浓。入黄宫，瞻仰戟门，有元碑二，又有章草《急就章》亦未的。碑。乘轿访汪渔垞。坤厚，娄县令，余内亲也。谈良久，回船，渔垞来，复谈良久，馈酒二坛、腿二蹄。渔垞调补常熟，盛言吾邑田亩不清、荒粮影射之弊。客退即行，时已申正二刻。乘潮至北门，由北门趋泗泾、七宝等镇，所谓内塘也，河亦宽，有纤路。但水不溜耳。微月，舟行亦稀，亥初二刻四十里。泊泗泾镇。北岸人家多。有桥有棚，泊船甚夥。是日计行八十里。三泖相连，水多于地，真泽国矣。松江城北始见平山三处，不知孰为法华，孰为九峰也。

十七日（3月15日） 四更大风起，孤舟掀舞。黎明行，顺流逆风，松江之潮至四泾而止，上海之潮亦至四泾。云开日朗。十八里七宝镇，两岸人家，自四泾来河狭岸高路曲。十二里红桥，风益急，不能前，未初二刻潮来，乃野泊以待。六里徐家围，夷房比栉，名之曰义学，周围约廿馀里矣。此河曰石灰港，出港即黄浦江。舟将至西门港口，距西门尚远，不过有小河可通。曛黑舟人不敢行，遂泊。是日约行四十里。风止月出。

十八日（3月16日） 夜半风又作，黎明欲登岸，舟已离岸矣。

弯多水溜，六七里出港入江，波浪汹涌，北风甚大。过机器局，前行万樯林立，南岸尚是民房，然已有码头一处，方兴工，北望则夷楼重重。皆沙船，亦有火轮船。行黄浦约六里大东门，转而北有长桥三跨江，一铜者无板，两头皆断，不通人行，本收税，今上海道买回。其工皆白车马车行矣，泊三记马头。登岸，遍游黄浦江马头，殊形怛制，书不胜数。此吾君亲之仇，小子乃肆然过之，以为戏耳。临流痛愤，至于失声！食于肆中，归雇得常熟船一，乃检点易舟。夜再游浦上。得玉簪一、玉印一于城中常卖家。

十九日（3月17日） 晴朗。入城，见《皇甫碑》一，《道因碑》一，皆明拓，醉六堂书坊。议价未成，主人怒而逐客，异哉。饭后拜沈仲复，上海道。谈二时许归。客子畏人，不欲在彼久坐也。听谈外国事。夷场起大东门，历小东门、新北门、旧北门止，夷楼如云，光怪夺目。

廿日（3月18日） 晴。入城，再看《皇甫碑》，议价不果。饮于肆楼，朱寿出差。赵、任两仆从乘马车，每乘一元二百，宁波人租。由马路西行，十八里至徐家围法国花园闲游，有四面厅，卖辣水，每瓶一元。结树为亭，中设座，云可避暑。疾驰归，其行如风。沈仲复坚约晚饭，乃诣之，深谈至亥初归船，以源侄馆事商之，为筹一校订各书院课艺之席，向来所无。可感也。

廿一日（3月19日） 微雨，东南风。晨诣黄浦江边，风帆如织，始见轮船出入，有小者才一叶，中有一轮，其行亦驶。饮茶市楼，颇旷神怡。未初二刻潮来，乘潮即行，二里新闻，有夷楼，又自来火厂，各处之火皆从此出。廿二里周太爷庙，舟人云，有官筑坝不成，以身塞之，道光中事。有厘卡，人家一两家而已。十六里野鸡墩，无人家。水大时从此至南翔、嘉定而至昆山，今因水浅，须迂而东。廿四里黄渡泊，昏黑中行十数里，泊时亥初。黄渡约百家，三县交界，多私盐，产靛青、棉花。是日行七十二

里。夜大雨。

廿二日(3月20日) 东南风,张帆行,雨小止,向晚晴。廿里四港口,杭州分路,有卡。廿里赵盾港,廿里陆家浜,苏州分路,有卡。廿里东车塘、抄近十里。青羊塘,廿里昆山城,到时申初。入城,泥滑不能行,出诣野店吃馄饨,忽耳鸣头眩,遍体麻木,丹田之气上冲,伏案不能起,良久呕吐始少苏,汗出如雨矣。三年前曾患此,吾母以沙药通鼻乃愈,今母安在,悲与病俱,不觉失声。扶而下船,遂偃卧。复行,廿四里泊巴澄镇。此处多窃。是日行一百廿四里。自黄渡至昆山沿河皆无村落。

廿三日(3月21日) 清晨微雨,舟入巴澄湖,大风遽起,幸湖尾易渡,历五泾、洲堰而过唐市,凡十二里耳,逆风甚迟。午初牵缆行,十八里七星桥,十八里抵小东门,入南门,泊西泾岸,日将落矣。早起得汗三次,昨夜壮热始退。登岸,兄望久矣,聚语遂霍然,夜不得眠。

廿四日(3月22日) 竟日雨如注。临唐子畏《风木图》。士复侄来。

廿五日(3月23日) 竟日雨,晚止,见星。敬序先祠位次。季君梅来。

廿六日(3月24日) 云阴,甚寒。士复、士章来。士章以时文求阅,尚单薄。兄新收王耕烟《江山无尽卷》,恐人间无两矣,展玩半日。

廿七日(3月25日) 阴,渐有晴色。撰祠堂告祭祀文。俞成甥来,云亭兄来。自未至酉相与诣祠堂相度,薄暮归。新种梅一百七十株,柳、桃数十。

廿八日(3月26日) 晴朗无云。读《诗经》。傍晚诣季君梅处,因在彼夜饭,同坐者李升兰、赵价人兄弟、陆叔文、曾伯伟、杨书

成及五兄也。君梅屡次来邀，不得已而一行。亥初归。荣侄往苏州。

廿九日(3月27日) 晴朗，虽暖而觉馀寒袭人，岂余气体偏畏寒欤？牙疼，诸事尽废。庭中叠石为小山，工季姓，年八十矣，问之，报慈桥人也，因询以彼处有翁姓坟乎，答曰有翁家坟塚，无人祭扫久矣，意朔州公墓也。夜五兄为陆叔文饯行，座中皆昨日同坐者也。致书二姊问敦甥疾，张林赍去。

三月朔(3月28日) 晴暖。午后敬诣墓次，春物芳菲，肝肠摧绝，因思不孝神气皆衰，恐一旦填沟壑，上负付嘱之重；又念此身即无病而志事无一足立者，亦虚生而已，泣悔怨艾而退。赵次侯以旧拓《国山》、《礼器碑阴》、《曹全》、《史晨后碑》数种见示，惜皆残本，然零珠碎玉，亦是至宝。

初二日(3月29日) 晴。午设奠于几筵前，五兄自去岁到京日起，已足一年，是日释服，仍素服终月，岁月如驰，号呼莫及。

初三日(3月30日) 晴，奇暖。五兄诣墓次，敬书祠堂神位于轴，俟享堂落成，制位供奉。送陆叔文入京。

初四日(3月31日) 晴，更暖，可夹衣。晨起书位毕。士复来。

初五日(4月1日) 晴。荣侄由苏州回，左腿麻木，倩乌雀桥俞老针之。针眼微疼，值冒风作热。午出北门，从兄寻稽勋公墓，不能得，仅见寿庵公墓、天龙庵之北。桢士公墓九龙松路旁。而已。诣桃源涧，无瀑。访价人兄弟，值其叶子戏，与杨鹤峰、华星桐谈良久。得(三)[二]月廿三日京信，神速极矣。

初六日(4月2日) 晴，热甚。竟日未出门。俞金门来。

初七日(4月3日) 晴，大热，夹衣犹挥汗。寄第五号家信，得京中五号信，二月初五发。恭读亲政后邸抄，弘德殿照旧，谕诸臣尽心

辅导，醇王辞照料差，允之。敕谕在廷臣工直言政事得失，醇邸请裁撤神机营，谕毋庸撤退，仍着勤加操演。云南大理府克复。

初八日（4月4日） 晴，热。乘舟从兄出南门，余诣钱仲谦托荐本家少庄馆地。诣赵价人昆弟，桃花正开，风景秀丽，饮于旧山楼，李升兰、季君梅、庞昆圃、夏范卿价人亲家。皆在坐。日落时徘徊花下，抵家曛黑矣。见次侯所收钱罄台手抄《吴郡文苑续》七本，不全，共四十一卷。明人书《杜东原集》，琮，诗不足观。董文敏画扇。夜大风，稍寒，阴。

初九日（4月5日） 大雾，风寒。辰刻入舟，诣墓次设奠，处处纸钱，家家野哭，痛入肝肺。退食于周氏丙舍，偕士复至湖桥边相地，张氏之田名为长四亩，东系山麓，西对顾山，两涧夹之，形势尚好。未初归。又从兄挈两侄、两孙诣先祠相度。是日祭墓，五兄及余，士复挈其子锡保，祥、荣两侄，安、寿两孙，大、三、四侄妇皆到。

初十日（4月6日） 晨阴，已而晴光发露。晨起敬诣先祠，是日落成告祭。众议以五兄创修祠宇应主祭，龢读祝，曾纯赞礼，曾来、曾荣司香执爵，用羊豕。是日集祠下者凡二十六人，饮福坐五桌。五簋一汤。

心璘、心揆、心浩、宗元、同祐、同爵、同策、同龢、同钊、同寿、曾绍、曾源、曾纯、曾来、曾荣、曾焕、曾俊、曾树、曾植、廷奎、宜孙、奎孙、安孙、斌孙、保孙、义方。廷奎子。

先祠之毁十馀年矣，今日之举，吾祖宗之志庶几稍慰，然物盛必衰，环顾吾宗，果能继志述事绍闻衣德者谁欤？对越之际，忻与惧并。出挈两孺子至城隍庙。吴儒卿来，甫从书局归也。

十一日（4月7日） 阴，地润，郁蒸。午后从兄偕荣侄、士复、士申、士敏、九厓叔至（程）〔陈〕家山门扫墓，随诣沈家亭子顾氏莹叔太姑婆。行礼。游普仁寺，殿宇尽芜，新构数椽可以坐眺，吃素面